

## 第一回 司馬玄感義氣贈功名 呂翰林報恩私竊柯斧

詩曰：

一男一女便成儔，那得人間有好逑。  
虞舜英皇方燕婉，香山蠻素始風流。  
莫誇夜月芙蓉帳，羞煞春風燕子樓。  
美不愧才才敵美，一番佳話自千秋。

話說四川成都府有個秀才，複姓司馬，名玄，表字子蒼，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，賦性聰明，一覽百悟，十八歲就中了四川解元。父母要與他議親，他想到：「蜀中一隅之地，那有絕色，古稱燕趙佳人，且等會試過，細訪一遍有無，再議不遲。」父母強他不過，只得聽他入京。一路上，遇著朋友見他少年未娶，都誘他到花街去玩耍，誰知他年紀雖幼，眼睛卻高，看得這些妓女就如糞土一般，全不動念。到了京師，尋個寓所住下，場期逼迫，無暇他求。

二月初八日，隨眾入場坐在號房中，題目到手，做了七篇文章，就如錦繡一般，十分得意。一時身子困倦起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此時尚早，且略睡片時，再謄真未遲。」因榻伏在板上，昏昏睡去。

及一覺醒來，早有一更天氣，正待謄寫，只聽得隔壁號房長吁短歎。司馬玄聽了，驚訝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便立起身走出號房來，觀那隔壁號房中，一個舉人拿著卷子，像有萬分愁苦之狀。司馬玄看不過，因問道：「場中風簷寸晷，功名得失所關，老兄何事心傷，這等嗟歎？」那舉人見司馬玄問他，便立起身道：「小弟之苦，一言難盡！」司馬玄道：「願聞大意。」

那舉人道：「小弟姓呂名柯，就是本府宛平縣人，做了二十年孝廉，入場六次，今年是四十二歲了。三年前，因家貧親老，不得已就教在山東汶上縣。到任後，不幸先妻就亡了，喜得本地一個王司馬，見小弟為人耿直，將他一女兒許我續弦，雖未行聘，已有媒約諄諄言之。不料去冬，新到縣尊是浙江人，尚未娶妻，他倚著少年進士，欺負小弟老舉人萬不能中，就央媒說合，定要奪小弟這頭親事，小弟一個窮教官，無處與他分辯。幸得王司馬意尚兩持，前日送小弟起身，臨別時節說道：『兄若高中，這段姻緣自在。若有差池，就難奉命了！』我小弟入場來，也指望做兩篇好文字，以圖僥倖。不期心愈急，文思愈枯，到此時尚未完草，眼見得功名又無望了！功名得失，丈夫原不當介意，只可恨已成的親事，止爭此一著，便被得志小人奪去，未免為終身之玷。所以咄咄為不平之鳴，驚動長兄，殊為有罪！」

司馬玄聽了忿然道：「夫婦為人倫之首，怎一個進士便欺負舉人，要思量奪去？說來令人髮指！也罷，我小弟棄著三年工夫，成就了兄罷。」呂柯道：「時光有限，兄如何成就得小弟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小弟七草俱完，雖不足觀，斷不出五名之外，送了兄，好與老嫂去完此一段姻緣。」呂柯道：「豈有此理？」

司馬玄道：「小弟年尚有待，便候下科也未為遲。況小弟不瞞兄說，久聞燕趙多佳人，尚要在此盤桓些時，尋一頭好親事，兄中後做個地主，為小弟周旋，未為不可。」呂柯道：「長兄高姓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小弟蜀人司馬玄。」呂柯道：「原來就是四川榜首，久仰，久仰！長兄之言雖感意氣而發，但數千里而來，豈可功名到手，捨己從人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因回號房取了卷子來，遞與呂柯道：「吾兄許多不平，藉此可平。小弟不過費得三年工夫，兄再不必介意，小弟別了，異日當得再會。」呂柯還要推辭，司馬玄已早推病出場去了。

呂柯展開一看，雖然篇篇錦繡，滿心歡喜，便先謄了七真，然後再謄七草，謄完再看，殊覺得意。出了場，即尋到司馬玄寓所來拜謝，就要接司馬玄回家去住。司馬玄道：「兄寶眷又在任所，府上料也無人，莫若等兄發後，寶眷回時，到府相擾未遲。」呂柯道：「寒舍果然無人，承兄見諒！」

不數日，三場已畢，寫出策論來看，司馬玄看了道：「果然單薄，也還不出十名。」到了揭曉看榜，果然中在十名之上，大家歡喜不盡。到了三月殿試，呂柯虧座師華嶽是禮部侍郎，甚有力量，將他殿試在二甲，又考庶吉士，選入翰林。一時榮耀，著人接家小，王司馬的女兒已親送至京，與呂柯做親。汶上縣知縣央人來謝罪。呂柯平地登天，感司馬玄不盡，接到家中就如父母一般看待。

司馬玄住在京中毫無事體，每日只檢名勝的所在去遊覽，就各處要尋訪個絕世佳人。尋了年餘，毫無影響，因想道：「古來傳說多才婦女，如詠雪的謝道韞，作《白頭詠》的卓文君，以我今日看來，皆是以訛傳訛之虛語也。若是古人有此等才美婦人，為何今日遍尋，眼中再撞不見一個？」又想：「我輩男子終年讀書，三年一次科舉，尚求不出幾個真才來，況閨中女子，又無師友，孤聞寡見，那得能詩能文？古來所傳，大都皆是好奇好事者為之耳，如何認真去尋求？」由此，司馬玄求才女之心就灰冷了。

一日，呂柯的座師華嶽六十歲，眾門生俱制錦屏、壽文來祝。華嶽設酒款待，吃了一日酒，眾客散去，又留幾個得意門生到書房中小飲，呂柯亦在其內。到了書房中一看，只見琴書滿座，觸目琳瑯。眾門生又飲了一回，各各起身閒玩，四壁都是名公大老的題詠。呂柯忽見一張小几上放著一柄金扇，制度甚精，展開一看，只見寫著數行小字，筆法秀娟，有如美女簪花之態，呂柯愛之不捨，再讀那字，卻是一首五言律，上道：

憂國今元老，忘家舊散仙。  
琴書香孔席，雨露滿堯天。  
鶴髮白水白，桃年千復千。  
欲窺新耳順，低祝膝之前。不肖女峰蓮百拜祝椿齡六十

呂柯看過一遍，心中驚喜不定道：「這明明是女兒祝父親的壽詩，我到不知華老有這等一個才女，須留心訪問的確，好與子蒼作媒，也可完我一件報德之事。」因細將這詩默記在心。

眾門生又吃了一會酒，到晚散了。呂柯等不得進門，就忙忙走到書房中來，尋著司馬玄說道：「兄終日歎息天下沒有才女，小弟今日訪著了一個，讀他的佳制，真令薛濤無色、易安減價。」司馬玄忙問道：「是真麼？兄莫要戲我！」呂柯道：「小弟怎敢戲兄！」司馬玄道：「若不相戲，卻是何人？」呂柯就將華老祝壽、留飲書房、看見金扇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司馬玄聽了，心裏

與司馬玄看，道：「這不是他女兒做的，卻是何人？」司馬玄看了，贊不絕口道：「明明寫著『不肖女峰蓮』，自然是他女兒無疑，但不信他女兒時閨弱質，如何有此秀美之才？只怕其中還有代替之故，若果是真，這一番真令我司馬玄想殺也！」

說罷，再拿起詩來顛倒細看。「前六句化腐為奇，藏巧若拙，已非近代人才所能。至於末二句，耳順切六十，又以低祝關合耳順，又以膝前繳出低祝，一段兒女愛慕父母情態，字字逗出。真匡夷所思，非靈心獨露，誰能辨此？兄須為小弟細訪！」

呂柯因叫心腹家人到華衙去暗暗訪問。家人訪了回來復道：「華老爺家這位小姐才一十六歲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兼且知書識字，做的詩文，華老爺也不能比他。華老爺愛如珍寶，恐有人求親，故不在人前露說一字，所以人都不知。」司馬玄聽了，喜得心花俱開，因說道：「我司馬玄千古相思，今日方有著落，縱然無緣，想死也不算虛死了！」呂柯道：「華老師官已尊矣，兄雖解元，若只如此求親，也還不在他眼裡。我想才人必定愛才，待小弟幾時借個因由，請他與兄一會，酒席間，將兄大才逞露與他一看，他屬意與兄，那時為兄作伐方有機會。」司馬玄道：「兄言最為有理！」

過了幾日，呂柯果然獨自又借補壽名色，備了一席盛酒，單請華嶽一人。華嶽因愛呂柯，卻不得情，只得來赴席，席中並無他人，只有司馬玄相陪。相見敘了姓名，方才坐席飲酒。原來華嶽雖絕口不向人言，然心下卻也暗暗擇婿。席間，看見司馬玄少年發解，人物秀美，也十分注意。又見呂柯不住稱贊其才，要求老師面試，華嶽心下想道：「就考他一考也不妨。」

到換了席，大家散步，華嶽因說道：「詩文雖曰小道，要求全美者也甚難。前日學生賤辰，承諸公見祝，長篇短章不為不多，然半屬套語，半屬陳言，求一首清新俊逸、賞心悅目者迴不可得。今日蒙近思美情，祝之又祝，又幸會司馬兄少年美才，倘不吝珠玉，賜教一律，以志不朽，則學生六十之齡不為虛度矣！」呂柯聽了歡喜道：「門生敬祝之心，苦無可伸，子蒼兄大才，正好應老師之命，亦可為小弟借光。」因命取文房四寶。司馬玄遜道：「滿長安公卿尚難頌老太師盛德之萬一，況西蜀小子陋學之才，焉敢班門取罪？」

說不了，家人已抬過一張書案在面前，筆硯擺得端端正正，又是一幅紅綾鋪下，濃磨好墨，只候司馬玄動筆。司馬玄原要以才自薦，又虛謙一兩句，遂提起筆來，便大著膽，依他女兒韻腳，竟和了一首道：

盡道周公聖，誰知曼倩仙。

道開三百輩，功著九重天。

北闕心常一，南山壽已千。

遠人都願祝，難得到樽前。西蜀後學司馬玄頓首拜祝華老太師六十遐齡

司馬玄寫完，叫人用針懸掛於廳壁之上，請華嶽觀看。華嶽看了又看，十分歡喜，因回身舉手稱謝道：「司馬兄高才，敏捷如此，我學生得此榮幸多矣！」因問道：「前日闈中佳卷，落在那一房，學生為何失親於兄？」呂柯忙答道：「司馬兄因有貴恙，不曾終場，所以見屈。」華嶽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還可免學生五色迷目之謫。司馬兄異日定當大魁天下！」司馬玄遜謝：「不敢！」

呂柯又請入席，大家復飲了半晌，方才起身。叫人收了紅綾詩卷，殷殷致謝而別。正是：

一首詩驚座，令人刮目前。

漫言仙路遠，才子到非難。

漫言仙路遠，才子到非難。呂柯與司馬玄送了華嶽起身回來，呂柯看著司馬玄又驚又喜，商議道：「兄這一首詩十分妙了，只不該用他令愛的原韻，恐怕老師動疑。」司馬玄道：「興之所至，一時信筆，只指望借韻腳之靈打動小姐，卻不思量到華老動疑，為之奈何？」呂柯道：「他今將詩已攜去，且看緣法如何。」

卻說華嶽回到家中，將詩細細展玩，十分愛賞道：「不意蜀中到有此異才。只是前日女兒的壽詩正是這四個韻腳，此生如何得知？況我府中嚴密，諒無人透露，若有人透露，他也不敢在我面前酬和。若說偶然相同，卻怎一字不差？此中莫非有天意耶？」因叫書童到書房中取了小姐的詩扇來，細將兩詩較看，真是一個繡龍雕虎，一個錦心繡口，不相上下。看了又看，暗暗歡喜道：「此二人真可謂天生一對，況此生青年發解，前程甚遠，明日招他為婿，也是快事。但不知女兒心下何如？」沉吟多時，就叫侍兒將紅綾詩卷傳與小姐去看。

原來這小姐年雖十六，卻聰敏異常，詩書過目不忘，文章落筆便妙。父母愛惜就如掌上之珠，凡事任他性兒，半點不肯違拗，卻天生純孝，依依膝下，更生父母之憐。華嶽留心要與他擇一個佳婿，卻怕人纏擾，每每戒家人不許浪傳，故京師中無人知道。

這日，小姐晚妝初罷，正焚香獨坐。忽侍兒傳送詩卷。小姐展開一看，見也是一首壽詩，句句都依他韻腳，而爭奇競險，大有並驅中原之意。小姐看了半晌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這一首壽詩，自謂壓倒長安這些腐朽公公，不料西蜀小儒到能出此雋思，明明步韻與我爭衡，真可怪也！又真可愛也！」看了半晌想道：「這韻腳他外人如何得知？想是父親與他說的了，父親許多壽詩不拿與我，今獨拿這首詩與我看，必有深意。不是為我擇婿，便是怪我恃才，以此銷我矜心，叫我怎生回對？若十分贊好，未免憐才著相，父親道我有心；若只微詞相許，未免燒琴煮鶴，父親又道我無目不肯服善。」想了半晌道：「我自有主意。」叫侍兒取筆硯花箋，又題和一首道：

塗抹原兒女，風流自謫仙。

駿馳春草路，芳襲晚春天。

顛倒言惟五，尋思傾欲千。

漫言三百遠，還在二南前。

峰蓮題完，原叫侍兒送與老爺，華嶽接來一看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兒詩才日勝一日，真是閨中異寶，若不配個佳婿，豈不辜負！細看我兒此詩，則司馬玄之詩已看得入眼，未引二南意已有在，但不知司馬玄曾娶否？須問呂柯方知。」

過兩日，就發帖請呂柯、司馬玄小飲，二人見請，歡喜不勝。到了正日，一邀就來。華嶽在大廳迎入，各敘寒溫，便入座飲酒。飲完正席，又到書房小飲，只見四壁圖書珠輝玉映，呂柯與司馬玄細細觀看。看到一張小揭窗前，只見峰蓮和韻的詩也黏在那裡，二人看見，彼此相顧驚喜。華嶽見二人看詩光景，便微笑道：「二兄看此詩若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詩性情入慧，體氣欲仙，妙處不可言喻。但不知何人所作？卻又用晚生前日之韻。」華嶽道：「這事說來也奇，學生前日賤辰，小女塗鴉，正是此四韻，不期昨承大教，無意中恰也用此四韻，詫以為異。因小女玩賞，小女小巫見了大巫，不勝氣索，故又復為此詩，以表服膺。」遂叫書童將小姐原扇送看，呂柯佯驚道：「門生立門許久，並不知老師有如此掌珠，古稱謝庭道韞，由此觀之，不足數也。但不知肯肯幾許？」華嶽

道：「今年二八，學生怕長安這些紈袴不諳，故諱而不言。」司馬玄看了原扇，又細觀新詞，再三遜謝道：「學生一時呈醜，暗獲步韻之罪，又明抱形穢之差，而反辱佳章諄諄垂譽，真不啻百朋三錫。童蒙小子何敢當此？欲報無瓊，竊欲再獻一言，以申感激之私，不識可否？」華嶽聽了道：「佳章恨少，但草草不敢多請，肯蒙賜教，喜出望外！」因叫取筆硯金箋，司馬玄又依前韻和了一首道：

文章男子事，一但屬閨仙。  
恭讀慚無地，榮嘯感自天。  
眉年才八八，雪句已千千。  
漫說葭難倚，明珠不敢前。

司馬玄題畢，雙手呈與華嶽。華嶽看了，賞愛不已道：「幽思逸致，愈出愈奇，雖杜李復生，不能逾此。但小女閨姓識字，怎敢當兄謬謄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蓬茅淺眼，豈識台階閨閣之盛？不過就聲影之間聊志景仰耳！」呂柯道：「師妹佳章，非於古名媛中相求，固不可易得；而司馬玄美才迥出時流，亦自不減！老師一置掌中，一收門下，可謂雙美矣！」大家歡然入席又飲，直飲得盡興方散。

到次早，呂柯單來謝酒。謝畢，就正色說道：「門生有一言上告。」華嶽道：「何事？」呂柯道：「令愛小姐以老師德位之尊，自有公侯求偶。但師妹奇才，若失身紈袴，豈不負了老師一番教養？敝友司馬玄雖新進小生，其人其才尚不可量。老師台鑒甚明，若坦之東牀，才美雙全，異日自能致獲甥室之榮。不知老師台意何如？」華嶽道：「老夫兩番索和，愚意實與賢契相合。但小女尚幼，何不守候下科，待司馬兄高占魁名，那時宮花結彩，更為全美。」呂柯道：「老師高論最妙，但恐成言未定，或遇高才捷足，中有變更，為之奈何？」華嶽笑道：「此事賢契勿憂，男如司馬，女如小女，當今必無兩個。況老夫非失信之人，司馬亦多情之士，再有斧柯，如賢契居其間，料無他慮。只要司馬兄亦期上達耳。」呂柯道：「老師九鼎一言，即納吉問名不逾。於此門生傳示司馬，使他靜守甥舍，以待乘龍可也。」說罷，辭出回家，就對司馬玄細細說知，司馬玄聽說允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只怕訪盡天下沒有個奇才女子，便虛我一生之想！今既有華小姐這等絕代佳人，又許了我，只要我少候二年，帶頂紗帽去做親，此事猶如探囊取物，有何難哉！」便興勃勃的東遊西蕩，或題詩酒館，或作賦僧房，十分得意。一日遊到棋盤街上，只見一個老兒挑了一擔花賣，司馬玄看見他五色滿肩、群芳壓擔，甚覺可愛，便步上前來觀看。只因這一看，有分教：

百花擔上再得佳人，四句詩中又逢才女。  
不知又遇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